



## 君子

○ 杨健

报纸发行到了关键时刻，明年的发行量要比今年上一个大台阶。大领导把小领导找去，让他在会上给大家带个头，保证自己分管的领域增长到多少多少。

小领导是多年的劳模，要在过去，这事不用领导说，他肯定毫不犹豫冲在前头。但年过半百，心态慢慢有了变化。到开会的时候，军令状是立了，但理由是这样讲的：今年超额完成任务有奖，我分管的部门人多钱少，这点奖金对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让大家见笑。其他部门的领导果然一笑，说小领导真是财迷，这事就过去了。

散会之后问小领导：贪图奖金不是你的性格呀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倒是坦然：你说是为了报纸、为了集体？鬼才会信！肯定是爱出风头，或者为巴结领导，才这样奋不顾身地逞能，陷他人于不义。这样的揣度咱担不起啊！不如索性把动机说得卑贱一点，大家反倒都能接受。

“你不怕人家说你劳模思想也落后了么？”“有谁说？你看有谁说？事实证明，没有一个人说嘛！”小领导有些激动，“现在这个年月，你别还老惦记着给自己立个什么贞节牌坊——牌坊太多，立牌坊的什么人都有。和光同尘倒也罢了，要被人家当作婊子，那才真是冤死了没处说理去呢！”

听到这儿，一篇30年来不曾再回味、几乎彻底忘记了的高中课文，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——是鲁迅先生的《一件小事》。文中那位车夫，很有点“民国版彭宇”的味道。他扶着那个按理自己无须理睬的老女人，“越来越高大的背影”，竟榨出鲁老夫子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，让他多年之后念念不忘。

90多年过去，世易时移，“榨”和“被榨”的对象完全换了位置。如果你想在大雨滂沱的北京之夜免费捎一段等不着车的人，你最好出示身份证和驾驶证，然后在路边找个警察作证，说明自己绝对没有恶意；如果你在路边捡到一个提包5万块钱，你最好当着失主的面从里面抽出500块来作为给自己的报酬，以免对方怀疑你还给他的是一叠假钞；如果你想帮素不相识的路人拎拎东

西、抱抱孩子，你最好彻底打消这个念头——尤其是抱孩子这事儿，就算是你掏出身份证、拉个警察作证，也不见得让人心里踏实……总而言之，不榨出你皮袍下的“小”来，人家怎么会轻易信你呢？

除了真小人，便是伪君子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社会变得如此不堪信任，人心变得如此脆弱？

从曾经“纯而又纯”的意识形态阴影中走出来，我们几乎没有来得及喘息，就一头扎进了过度竞争的社会进程。名校如此稀少，想上名校的人如此众多；名医如此稀少，想看名医的人如此众多；道路如此拥挤，想开车的人如此众多；官声如此不堪，想当官的人却依然如此众多……当信仰的屋檐一退再退，利益裸露在骄阳之下，无遮无拦。当人人朝着心中那点可怜的“幸福”狂奔而去时，所有同行者便都成为对手，一切遭遇背后便可能都潜伏着阴谋。

疲惫的实现，是追忆的温床。我的父辈留恋五十年代，说那时民风淳朴、无忧无虑，人的表情都是干净的。我自己最美好的记忆停留在1984年。那个秋天，金水桥畔，大学生举着“小平您好”的横幅雀跃而过，神州大地，万里晴空。但其实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当旧时代的精神大厦坍塌成一片回不去的废墟，当一个个真真假假的典型树起来又迅速倒掉，那些企图重新把人心拴回到过去的体制性努力，都是徒劳。

负面心态像速生的白内障，把阴翳投向世界，更投向我们内心。可是透过暗影，分明有星光闪动。今年夏天，27岁的邓锦杰跳下湖南娄底的孙水河，救起一家三口，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。被救的一家子人间蒸发，直到被邻居举报，而爱养狗的邓锦杰，永远不会为这世间的炎凉懊恼纠结了。打开他的QQ空间，有这样的话：“简单是我人生的底色，病了，一个人扛；烦了，一个人藏；痛了，一个人挡；街上，一个人逛；路上，一个人想；晚上，一个人的床”，“若能，只想置一屋一舍于乡间、木槿花篱下”。

我宁肯相信，这份简单和纯净，不是美好昨天残余的香火，而是令人失望的今天萌动的新生。❀